



汉文学史 小讲

王 志◎著

上海三联书店



汉文学史 小讲

王 志◎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学史小讲/王志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9. 2

ISBN 978-7-5426-6401-3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8481 号

汉文学史小讲

著 者 / 王 志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30 千字

印 张 / 3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401-3/I · 1427

定 价 / 11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王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1993年至2000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并留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2002年至2006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学习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的研究，曾在北大《国学研究》、香港《九州学林》、台北《鹅湖》等刊物上发表《孔子先世流亡事迹考》等论文多篇。著有《周代诗歌制度与文化研究》、《〈东周列国志〉注》、《百年屈学问题疏证》、《屈赋论笺》、《楚辞评注》等书籍。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各1项。

责任编辑：殷亚平

封面设计：一本好书 QQ：60437804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自序

到今年,我从事教学工作十八年,站在讲台上讲述中国文学的历史,竟也有十七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逢开学第一次走进课堂,内心却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就像先零的秋叶,总摆不脱日暮而途远的惆怅。孔子说,“必也临事而惧”,我想,我也许是惧得有些过了。

不过,十七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上课的时候,却是不紧张的。当时制伏紧张心理的办法,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就想好了——我只消把讲台下的人当成一根根木头就好了。这个办法很有效,但也就用了一次。因为那一届的学生很友善,根本无须将他们当作木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么个办法。我很小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劈过柴,还将木柴当做玩具;家里小狗的窝棚,也曾是木柴搭建的。那时候,庭中花池里种的多半是五颜六色的步登高,而院墙上则爬满了孱弱的牵牛花。在步登高和牵牛花之间则是一片需要仰望的向日葵。邻居们的院子里也大多种满了各色的花草果木。小伙伴们在各家穿门过户地追逐,就好像游荡在花的海洋里。屈子曰:“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我很钦慕屈子,但无论小时还是现在,当我给花儿换盆或者浇水的时候,都只是很单纯地希望它们能健康地成长,却并不怎么就想到古人。也许,这正是我不及屈子的地方吧。

孔子和屈子都是做过教师的。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有教学计划,也不知道他们是否须要备课。想来,他们都是天分很高的人,即使备课也不会十分辛苦吧。我却不行,2000年留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后,整整一年,都在翻看各种中国文学史教材,遇见好的论述,便一段一段抄写在教案上。据说,子路听见孔子发表了什么好的言论,便会记下来;记

得多了,便很怕孔子再说些什么。我在最初抄写教案的时候,内心对于子路也颇有一番同情。

2001年,第一次讲课,是给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同学讲授从先秦到唐的文学。到了2002年,又接到一项授课任务,要求在一个学期内,完成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学史的讲授。课的名称叫作“中国古代文学选讲”,也没有教学大纲,内容完全由任课老师自定。我想着,虽是选讲,最好也能给人较为全面的认识。于是琢磨了多日,最后决定按着前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思路来讲:每一时代,只讨论这一时代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文体,先是对这一文体的创作源流做俯瞰式的介绍,然后再专力讨论这一时代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作品。这门课,2002年给吉大2001级、2002级播音主持与体育新闻专业的本科生分别讲过一次;2003年给大连外国语学院来吉大交流的本科生讲过一次;2004年到2006年又曾在吉大朝阳东校区给新闻学专科升本科的同学讲过三次。此后因为学校课程建设的变化,再也没有这么讲过。但这种讲法,国内好像并不多见;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也较为欢迎,所以当时的教案我并没有扔掉,作为纪念,一直保存在书柜的最底层。

2004年春夏间,系里又要求我面向全校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一门普通教育公共选修课“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评介”。第一次授课的地点在南湖校区,时间是晚上。我还记得上课不久便是秋天了,有几个学生好像很享受这秋天的夜,只是听,什么也不记,还时常发出一些笑声;与其相伴的,则有窗外的月光,以及远处草丛中蟋蟀的鸣叫。他们最后提交的作业,却也是好的;我还特意保存起来,只可惜搬出单身宿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再也找不到了。我教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中国古代文学选讲”中属于各体文学创作源流部分的内容略去了,而只把各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作品拿出来讲,所以,也不用另备教案。2005年,没有讲过这门课。从2006年起,这门课程就只在中心校区讲授了。

我在中心校区讲述“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评介”的时候,常有一些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在课间来找我讨论一些问题。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很好奇,却又对阅读太专业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感到犯难。于是不禁想到,自2006年以来就沉睡在书柜最底层的“中国古代文学选讲”的教案,乃是为中文专业以外的学生所作,比较简易,是否可以整理出

版以便初学和普及呢？我这样想着，却也十分地犹豫。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一直比较热烈，但就这些年践行了相关讨论的文学史著作来说，能令批评家们满意的真是少之又少。这也诚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若要由我来说文学史写作的理想，我还是比较喜欢借用司马迁那几句话：“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说文学史的写作，要有人性、人道、人文的关怀，要关注人是如何被决定的，又是如何探索、反抗、失败以至突破的；要敢于分辨是非；要勇于善善恶恶。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说文学史的编撰，要努力阐明各种文学史研究对象历史演变的具体状况及其复杂因由。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说文学史的论述，既要集思广益，兼容并包，也要善于提炼，巧于组织，从而形成属于著者自身的观点、形式与风格。说到文学史的编撰形式与编撰风格，近世以来人们所提倡的，大半还是人体解剖报告似的文学史。全面、冷静、客观，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我多少还有一些怀旧的心，常常想，要是我们利用司马迁的纪传体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又有什么不可呢！譬如，经部文学创作及能作宪垂法的文豪可编为本纪，各朝文学及能形成流派的文豪可编为世家，其他卓然能有所自立的作家则可编为列传；有特色的作者可编入各种表格；一些相关文学史现象可用《礼书》、《乐书》的形式加以论述；为了求全，也不妨仿照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形式交代一下历朝文学典籍的存亡状况，仿照《汉书·地理志》的形式描述一下历朝文人地理版图方面的兴衰；而在语言文采方面，则不妨踵武司马迁“无韵之离骚”的艺术风格，使得自身也成为一部令人情思激荡的文学经典，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然而，这样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我恐怕是见不到的了；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至于我的这本“选讲”，譬诸薤露，何敢耀春日之朝阳；破砖碎瓦，愿为郭公之阶，也是远不能够的。我这样想着，心中一时充满了憾恨。但我在憾恨中，偶然想起一桩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北区理化楼上完课，已是华灯初上，暮色苍然。一个人毫无心绪地走在匆匆的人流中，不觉间，就被拥上了公车。透过摇晃的人头的缝隙，回看愈发远去的地质宫广场，思绪便不由得沉入已经逝去的青春。正在神魂飘荡之际，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远在北京的毕业生打

来的,说是并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正在换乘地铁,偶然想起往日的校园时光,想给老师打个电话。这个学生叫什么,都说了些什么,如今也记不得了。但因为这件小事,我忽然想到,我讲文学史已有十几年了,教过的学生也有七八千人。如果我能把讲稿整理出版,使其得以陈列在各个城市的书肆的灯光里,那些我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偶然地发现它,并因而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大学时光,这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我想着这些,虽是正当丙申年的春节,红灯满街,爆竹漫地,却还是翻出往日的教案,一边整理校订,一边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与想象中。

整理到明清小说的时候,我不禁又有一些感慨。古代的许多小说名著,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多人之手不断修改和润色,才达到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司马迁的《史记》也承袭了不少前人较为漂亮的文辞。钱基博有一部文言的《中国文学史》,也常将古人的议论融化在正文中,却并不怎么标明出处。我想他也许是担心那样做会阻滞文气的畅通吧。与之相仿,本书在编写中,自然也不能不借鉴学界已有的一些相关著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游国恩、袁行霈、章培恒、孙康宜等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林庚先生、龚鹏程先生各自独著的《中国文学史》,福建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网络版《中国文学史》教案,傅璇琮、蒋寅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都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至于其他著作,难以一一疏举;惟在每讲之后列出主要的相关书目,一方面表明本书的学术参考,一方面方便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的阅读。

这部讲稿,在2016年6月,以为非中文专业本科生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之名,申请到了吉林大学十三五规划教材的写作资助,名字也改为“汉文学史小讲”。在最近几年,小讲的文稿也曾被一些朋友用作非中文专业研究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并提出了不少值得感谢的富有针对性的意见。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博大精深,本书虽只是一部面向非中文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小讲,但谬悠荒唐之处一定还是不少,这当然还要烦请读者朋友们热心地批评和指正。

王 志

2017年11月17日

目 录

001 第一讲 汉文学概况

001 第一节 汉文学的壮大

008 第二节 汉文学的追求

023 第二讲 诸神之兴亡

023 第一节 诸神的产生

027 第二节 诸神的故事

044 第三节 诸神的废替

048 第四节 诸神的精神

053 第三讲 六经与诸子

053 第一节 六经的地位

055 第二节 六经的文采

056 一 《周易》

058 二 《尚书》

060 三 《诗经》

075 四 《春秋》

081 第三节 汉文学之父

085 第四节 诸子文源流

088 第五节 孔孟荀之文

100 第六节 老庄韩之文

112 第四讲 屈原与辞赋

112 第一节 辞赋的源流

125 第二节 屈原的自救

125 一 屈原的生平

128	二	屈原的理想
130	三	屈原的创作

141 第五讲 史迁与史传

141	第一节	史传的源流
147	第二节	史迁的爱奇
147	一	史迁的生平
150	二	史迁的文采

165 第六讲 陶潜与隐逸

165	第一节	隐逸的源流
173	第二节	陶潜的风流
173	一	陶潜的生平
177	二	陶潜的创作

188 第七讲 庾信与骈文

188	第一节	骈文的源流
206	第二节	庾信的乡关

220 第八讲 李杜与诗歌

220	第一节	文人诗源流
220	一	唐以前的诗
243	二	唐王朝的诗
277	三	唐以后的诗
305	第二节	李白与杜甫
305	一	李白为谁雄
319	二	杜甫老更狂

333 第九讲 韩愈与古文

333	第一节	古文的源流
348	第二节	韩愈的新变

366 第十讲 苏东坡与词

366	第一节	文人词源流
390	第二节	苏东坡突围

409	第十一讲	关汉卿与戏曲
409	第一节	戏曲的源流
437	第二节	关汉卿的浪

451	第十二讲	曹雪芹与小说
451	第一节	小说的源流
482	第二节	石头记的事
482	一	作者与版本
490	二	思想与内容
531	三	艺术与风格

第一讲 汉文学概况

第一节 汉文学的壮大

我国广土众民，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学创作，但比较而言，汉民族语言文学的创作不仅成就突出，而且一直处在发展壮大之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个奇迹。

非洲有悠久的文明史，但没有悠久的文学史。美洲的文学史则不过数百年而已。欧洲的文学史比较长，但欧洲并非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文学创作。一般认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学，但自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分裂，直到1321年但丁完成《神曲》，一千多年的时间，欧洲只有几部蛮族史诗而已。印度作为区域来说虽然每一时代都有杰出的文学创作，但可惜的是，印度文学与欧洲文学一样，缺少统一的民族语言及文化精神。

汉语言文学则不然。自殷周以来，汉语言文字就成为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邦国使用的语言文字；并且自殷周以来，每一时代汉民族都拥有辉煌的文学创作。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根本的一条，自是得益于汉民族的不断壮大，或者说，得益于历史上四夷的不断归化。这种归化的文学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增加了汉文学的作者。譬如，唐代的元结、元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本皆是鲜卑族的后人，却都成为了汉文学的能手。至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也有人认为他们具有夷狄的血统。

其次是丰富了汉文学的创作。譬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借宝

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却是泥做的。这种比拟，在汉文学固有传统中几乎没有踪迹可寻，但满洲神话则认为，大神先用海水创造了女人，而后又从海底捞起泥土造就了男人，此盖为曹氏所本。

再次是或多或少也改变着汉民族的一些精神。譬如，今人常感慨历史上汉唐的文治与武功。其实，汉唐有赫赫武功，也在于汉、唐统治集团本身并非纯正的汉人。汉的统治集团原多是楚人，而楚人长期立国于南方，与南方各民族杂居、融合数百年，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带有南方非华夏民族的基因。至于李唐皇室就更明显了。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载，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有子名“达摩”，这些名字皆是胡人所喜用者。又据释彦棕《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下卷载，李世民自言“本系老聃”，而法琳当面反驳说：“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而据《隋唐嘉话》，单雄信曾呼李世民的弟李元吉为“胡儿”。《旧唐书》亦云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据此，皆可见李唐皇室具有胡人的血统，其尚武，也多半受到胡人的影响。又如，李唐皇室多有乱伦之举，如太宗纳弟媳，高宗纳其父之才人，玄宗父占子媳，此皆汉民族伦理所不能容者，反与吐谷浑、鲜卑、突厥诸族习俗相合。《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载，朱熹说：“唐源流于夷狄，故宫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除此之外，唐代能出现女皇武则天，也与鲜卑族由女人管家的传统有一定之关系。所以，汉胡融合的结果虽然是以延续汉民族文化为主体，但汉文化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胡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自然也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譬如，白居易写《长恨歌》，批评“汉皇重色思倾国”，不仅未曾从乱伦的角度对“汉皇的行为”加以痛斥，反倒对李杨之间的爱情颇有同情。这种情况在严究男女礼义之防的汉民族文化中，难以理解；视为鲜卑等胡文化的影响，较为合适。

值得思考的是，历史上的胡人或者说四夷为什么会不断加入到汉民族这个民族大熔炉中来呢？众所周知，汉民族基本成形于汉代，在先秦，其主体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源头则相传是炎黄二帝。《尚书·尧典》曾赞美尧能“协和万邦”，据此可知，炎黄之族发展到帝尧的时候也仅是万邦中的一族耳，人数最初亦并不占优，竟何以能吸引异族而不断壮大？从历史来看，胡人有主动归化为汉族的，如北魏拓跋宏之改革；

有严加限制而终究被同化的，如满洲。然无论主动被动，汉民族总能将异族融入自身，这在世界历史上真是罕有其匹。其原因，略言之，自当与汉民族的文化个性有关。

五四以来，言及汉民族文化传统与个性，或以鞭笞为主，如鲁迅；或以颂扬为主，如辜鸿铭；或持中，如钱宾四。三人各有所得，值得参看。而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以为，中国人特性有四：博大(broad)、深沉(deep)、纯朴(simple)、灵敏(delicacy)。他曾比较说，美国人博大、纯朴而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而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美国人的博大、英国人的纯朴和德国人的深沉，但是却最能理解中国人，因为法国人灵敏。^① 辜鸿铭所言中国人的特点，传承华夏文化的汉人无疑最为典型。汉人既然有这四种特性，那么汉民族的不断壮大是必然的；能够吸引其他民族融入到汉民族中来，也是不奇怪的。

在辜鸿铭所言四点特性中，“博大”对于民族融合最为重要。而汉文化的博大，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乃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如《吕氏春秋·上德》载：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

舜的这种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了。如《论语·季氏》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批评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由于颛臾邻近曲阜，所谓“远人”自然不是指地理之远。颛臾风姓，

^①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鲁人姬姓，所谓“远”实际应是指种族不同，血缘较远。所以，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讲的也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孔子以及舜的这种民族相处之道，在《尚书·舜典》中叫做“柔远”，其博大之处有二。

一是能“修文德以来之”。既然曰“修”，则自认文德有所不备。《尚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故我华夏与异族有隙，则常反躬自省，多是希望用提升自身文明的办法吸引异族归化，而不肯采取武力来征服与压迫。此非博大乎？且修文德本身，也需要有博大的精神和气量。李斯《谏逐客书》劝秦王说，建设国家应该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我们中华文明经数千年而能不灭，原因正在于有此种开放而活泼的进取精神。需要指出的是，修文德并非只搞文化建设。如《淮南子·齐俗训》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所谓“执干戚而舞”，应与今日军事演习相类，取的是加强军备以求威慑之意。否则，一个政权连自己的文明成果都捍卫不了，又怎么会令人仰慕呢？

一是能“既来之而安之”。所谓“安”，即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主张，与一切“来”者通往来，通经济，通习俗，通婚姻，通心灵。其中，通心灵尤是我华夏本色，为他国外邦所不及。

华夏族以及汉族在民族交往中讲求“来之”“安之”，从根本上说，也是华夏文化自古追求“和而不同”的结果。正因为不求“同”，所以才不愿意以武力强迫别人来屈服、来归化。但值得思考的是，华夏文化在民族间虽然求和而不求同，但其结果，其他种族反倒不断融为华夏族。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诚为华夏文明品格之绝佳写照。相反，一些西方国家与国际势力在世界上求同，为了自身利益及其价值观的全球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然而时到今日，乃至求和而不能得。

说到汉民族性格之博大，还有二事不可不知。

一者，五四以后，学者多谓华夏文化保守狭隘，实则不然。如殷、周不同姓，而武王却能问询治国之道于箕子。春秋时，孔子感慨“学在四夷”，还主张“礼失而求诸野”。战国时，赵武灵王更曾大力推广胡服骑射。此学习之博大也。春秋以及战国时期，诸侯楚材晋用，士人朝秦暮楚，在用人方面，胸襟又何尝保守？其后汉通西域，以至佛学东来，文化

上又是何等开放？唐时，长安人连服饰都好模拟胡商，以至于白居易不得已作诗以讽。^①至若宋元之交通天下，更是尽人知之。大明虽有海禁，然其先有郑和下西洋，古代中外罕有其匹；其后陆路尚通。且其时外邦文明在西不在东，海禁实未能阻止中西文明之交流，晚明徐光启、利玛窦之往来即是一证。然而满洲入主中原之后，于外则海、陆皆禁，惟留广州通商；于内则以四库书籍之编辑，篡改圣贤之言；以文字冤狱之迭兴，钳梏志士之口；以科举八股之制度，牢笼学子之思。其最为明显者，竟于县学明伦堂卧碑上书字，严禁生员言事、立盟结社、刊刻文字。明伦堂卧碑初设于明代，最初也只是禁生员向政府建言等，至此则变本而加厉。于此亦可见彼时华夏文化胸襟之萎缩。不过，虽是如此，亦不可谓我华夏博大开放之心到了清代完全毁灭，不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学习西方的思想又从何处而来呢？

二者，“博大”并非毫无贻害。近人常说日本文明胸襟不够大，然日本人重规矩。我国文化虽称博大，然人群亦由此轻尺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说的是圣人的操守；多数中国人宽以待人的同时，也常不免宽以待己。鲁迅一再称颂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精神，反对国人的马马虎虎。国人的不认真，其实也正是“博大”的一个恶果。虽然世界上的大国，文化风俗方面多博大而马虎，但扬长补短的工作显然还是要做的；否则，将何以维持其大呢？

中国汉文学的不断壮大，就文学自身说，也与汉文学语言的美关系较大。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不是一种精确的语言，他们还常指责汉语几乎没有语法。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如《论语》所载“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同的断句导致其意思如同天壤之别。但是，一般来说，几乎没有比汉语言更能使文学近乎于美的语言了。

就字形说，汉字本是象形文字，比西洋字母文字远于逻辑，但更近于自然，也更近于绘画，因而竟发展出书法这种最能代表中国人精神的艺术。不过，象形本身还并不能成为艺术。汉字的书写之所以能成为

① 白居易曾作有《时世妆》，其小序谓“敝戎也”，其诗则批评“髻椎面赭非华风”。然白居易本人生活亦多胡俗。他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期间，就曾在宅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以供享用，其《池边即事》云：“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蜀北江南万里情。”